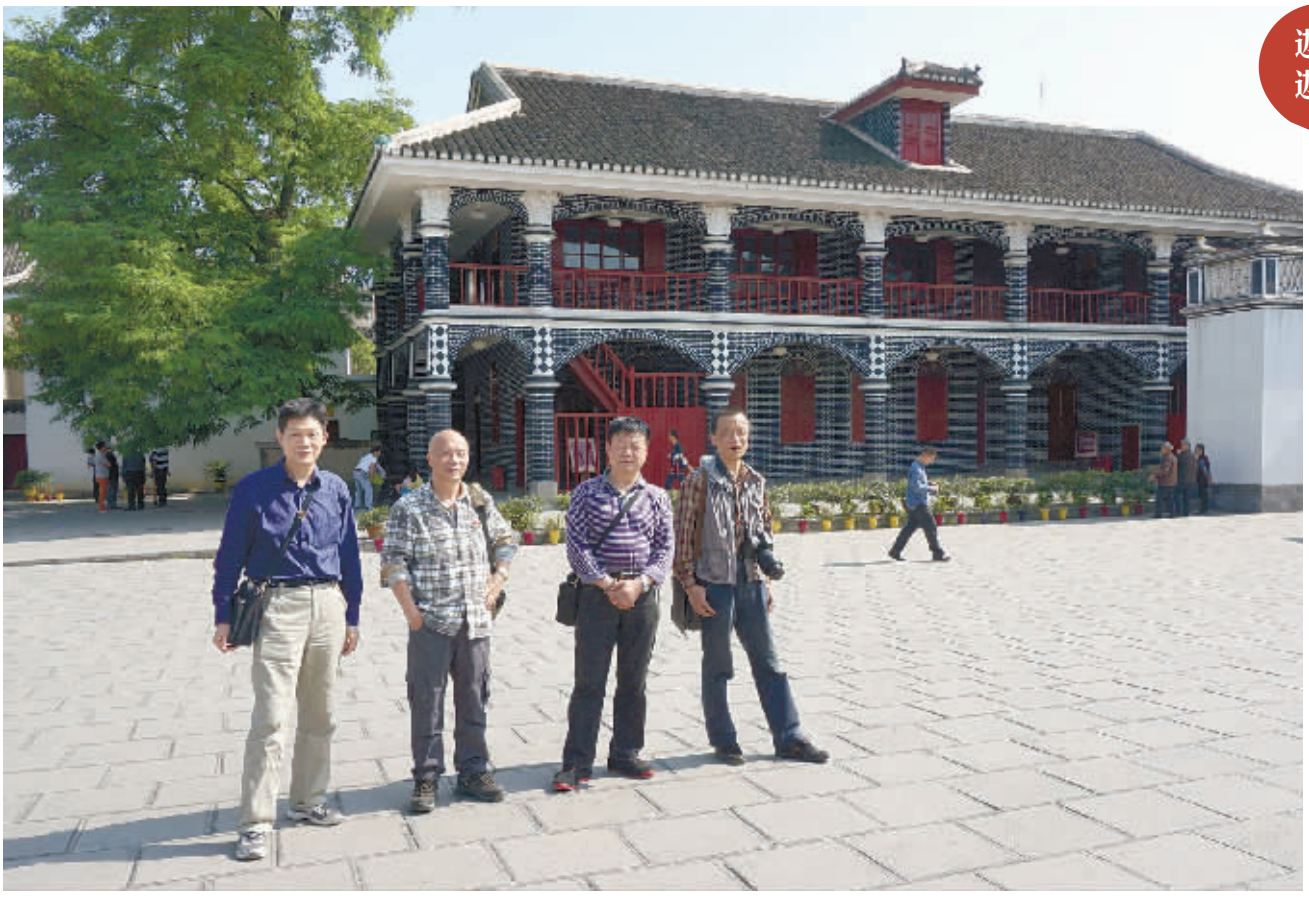
红色地标遵义 见证中国现代革命的大转折

——“花甲长征路”（之六）



花甲四人在遵义会议旧址前合影。

“花甲长征”，人均年过花甲的四人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路线自驾而行，探寻长征的精神与信念。4月27日，四人到达此行的第六站，红军长征中极具纪念意义的城市——贵州遵义。由此，中国共产党和红色军队走出低谷，用短短14年的时间夺取全国政权。这个中国现代革命大转折的红色地标，如今是什么模样？四人又有哪些所见所闻？

红踪漫记

红色地标遵义城

“追剿军”大兵压境 遵义会议开三天

如今的“遵义会议会址”，与其说是一处革命旧址群，不如说是一个街区、一处“城中之城”。子尹路、会址路、杨柳街两旁，积年修复、重建乃至新建的各种与长征相关的建筑物鳞次栉比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东北角一条名为“红军街”的仿古商业街，更是店铺林立，人气爆棚。老道仗着是旧地重游，要领我们直奔遵义会议会址，一圈走下来，竟如入迷宫，连呼“变化太大，变化太快”。

在路人的指引下，我们找到了遵义会议会址。这里原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，人称“柏公馆”，为砖木结构的两层洋房，甚是气派。这里也是当年红军总司令部驻地。鹊巢鸠占，也难怪当时柏辉章“追剿”红军格外卖力。会址门楣有毛泽东手书“遵义会议会址”匾牌，据说是毛泽东为长征纪念地的唯一题词，遵义会议在其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。

话说1935年1月7日，红军以黔军俘虏赚开城门，智取遵义城。9日，军委纵队入城。1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（即遵义会议）在柏公馆召开。同日，国民党“追剿军”总司令何键发布全面进攻遵义地区的作战令。大兵压境之下，遵义会议开了三天。史料表明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，而博古一方，凯丰也试图游说聂荣臻等人，争取支持。会议期间，与会军团负责人李卓然因战事迟到，而彭德怀、杨尚昆发言毕，便赶赴火线御敌，伤病在身的王稼祥则是被担架抬进会场。凡此种种，可证当时中共中央高层对此次会议的重视程度。

遵义会议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

与会者事后回忆，遵义会议气氛严肃，发言踊跃，但发言者多重在说理，少有意气之争。会议先由博古、周恩来作报告。随后，张闻天、毛泽东、王稼祥先后发言。张闻天手持精心准备的发言稿，直指博古的报告是在为自己的错误开脱，内容基本不正确；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，五次反“围剿”犯有军事路线错误；王稼祥则要言不烦，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。三人的发言，各有侧重，在会上引起广泛共鸣，憋屈多日的军团指挥员反应尤其强烈，纷纷联系具体战例和事实，批评博古、李德在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种种失误。周恩来在会上也明确表态，赞同毛泽东、张闻天、王稼祥等人的意见，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会上有人提出要对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总路线作全面反省，被毛泽东及时叫停，称当务之急是解决军事路线问题，从而使会议免于更持久、更复杂的纷争——重大历史关头，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和掌控局面的能力确实高人一筹。

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，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，并授予军事指挥权，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。在毛泽东的带领下，中国共产党和红色军队从遵义城再出发，由此走出谷底，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共和国，仅用了短短14年时间。遵义城，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大转折的红色地标，定格于中国版图。

老道告，遵义会议会址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、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和周恩来、朱德、彭德怀等人的办公室兼住室，值得一看。不巧的是，会址大门紧闭，由北进入旧址后院，小楼也被绳索隔离，四人不得其门而入，只在楼前屋后留影如仪。

沿子尹路、会址街、杨柳街一路看街景，修葺一新的遵义会议纪念馆、陈列馆、红军总政治部旧址、基督教堂等建筑甚是醒目。街头有游客身着红军军服，兴致勃勃地拍照留念，也有穿着入时的型男潮女飘过，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时空穿越感，也算得一景。

时值暮春，满城阳光倒是十分灿烂。

■酒徒 4月27日于贵州仁怀

边走边议

策略效应

孟子：遵义会议，是中共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举行的最高层会议，从而制定了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、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。这与毛泽东的主导作用有关，也是危局之下党心、军心所向。

酒徒：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挫折，是召开遵义会议的直接动因。失败反而促进了中共的成熟。

老道：会议没有涉及党的政治路线，止于清算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军事路线错误，矛盾所指是博古和李德。这在最大程度上缩小了打击面，争取到了多数人的支持。

斑竹：如果清算政治路线，势必会牵扯到与共产国际的关系，那就复杂化了。

老道：保持党中央的团结一致，是毛泽东的基本想法。后来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，博古、凯丰都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。

酒徒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采取的策略，也与毛当时所处的地位有关。国外有研究者认为，如果毛泽东希望在遵义会议上得到更多，也许他就什么都得不到了。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一种肯定吧。

老道：这和张国焘后来的情况正好相反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张自以为兵强马壮，对中央采取了强势的策略，要求检讨中共中央在苏区和长征以来政治路线上的错误，再三伸手要权，结果反而翻了船。

不一样的长征生活

老道：1936年在陕北，中央号召长征干部写回忆录，何涤宙的《遵义日记》为我们留下了很有意思的长征生活。

孟子：作者以日记形式描写了进遵义后的生活，逛大街，住豪宅，上饭馆，分浮财，进舞场，打篮球，自称过的是小资生活。这篇文章的内容可能与宣传长征的基调不合，解放后正式出版该书时，没有收入。

酒徒：其实文中提到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，口气都是很尊敬的，谈及红军的官兵一致，英勇善战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以及红军队伍里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，很是自豪。

斑竹：作者在文章里说得很清楚，他笔下的《遵义日记》只是长征中的一段特殊的日子。

老道：作者何涤宙原为国民党军官，红军中的工兵专家，地位很重要的。长征结束后，何还任过红军大学的教务处主任，很多老一辈领导人的回忆录里都提到过他。

孟子：何涤宙在抗战开始后不知所踪，有说是去武汉治病，跑了。所以删去这篇文章的原因可能并不那么简单。

斑竹：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写过不一样的长征生活。比如开国上将周士第的《吃冰激凌》，记述了他和陈赓、宋任穷、肖劲光、冯雪峰、李一氓等过雪山时，在山顶上小憩谈天的情景，轻松得很咧！

酒徒：李富春的《夜行军》，写的是月朗风清之夜，红军战士们在行军中“整连整队半夜高歌，声彻云霄”，那个意境也是很美妙的。

老道：最有名的是长征中由潘汉年、贾拓夫、邓小平、陆定一、李一氓和李富春等人组成的“合股牛皮公司”。大家在行进中和休息时吹牛聊天，上下古今无所不谈，以至于忘记了长途行军的疲劳。

孟子：战争与牺牲当然是长征的主调，但这些鲜活的细节，生动展示了长征过程的丰富性，还是蛮可贵的。